大寶積經卷第四十七　帝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菩薩藏會第十二之十三毗梨耶波羅蜜多品第六之三

復次舍利子如是勇猛無倦正勤菩
薩摩訶薩成就五種增進之法便能
速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子
何等名為成就五種增進之法所謂
值佛出世為增進法得近善友為增
進法得具無難為增進法隨所修集
一切善法永不失壞為增進法於彼
安住律儀菩薩摩訶薩所隨從修學
為增進法舍利子是為菩薩摩訶薩
修行毗利耶波羅蜜多故成就五法
增進不退速悟無上正等菩提
尒時長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頗有
菩薩於是五法而損減不佛言有曰
何謂也大德薄伽梵何者是也大德
羯揭多佛告舍利子有五種法菩薩
成就便能損減何等為五謂於佛世
而不值遇於彼善友不懷親近具无
難法而不獲得修習善法多有失壞
於諸安住律儀菩薩心無隨學由具

如是損減法故亦不速悟無上菩提
舍利子何等五法菩薩成就舍利子
在家菩薩為王師傅以威勢力恐怖
衆生致有緣務祈請威福若為成辦
如是事者重相酬謝而是菩薩觀世
利故心無正直便為作之凡所出言
无非為利舍利子由如是法損減善
道由如是法損減無難如是在家菩
薩為養身故行諸惡行不值佛世乃
至不疾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子是名菩薩成就第一損減之法
復次舍利子在家菩薩住毀城法何
等名為住毀城法舍利子若諸如来
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為諸天人魔梵
說法開示宣暢初中後善文義巧妙
純一圓滿清白梵行尒時當有四衆
出現所謂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
波斯迦時苾芻尼依附村城郊野館
舍國邑王都為護戒故在中居止彼
諸在家菩薩来是住處汙其戒衆以
毀戒故名住毀城犯是事已不值佛
世乃至不能疾悟无上菩提舍利子
是名菩薩成就第二損減之法

復次舍利子在家菩薩見諸有依善
說法律演正法時便於父母兄弟姊
妹妻妾男女眷屬及諸衆生而為法
障舍利子在家菩薩障㝵法已於長
夜中自於法律常多障㝵不值佛世
乃至不能疾悟无上菩提舍利子是
名菩薩成就第三損減之法
復次舍利子在家菩薩聞佛經中如
来讃說少欲知足出要相應獨靜山
林離苦之法心生不信輕毀誹謗亦
教他人趣如是見是諸在家不善菩
薩毀呰如来清淨教已還復沉溺可
毀呰趣何等名為可毀呰趣謂墮地
獄畜生焰魔世界或生邊地及篾戾
車惡邪見中在家菩薩行是事故不
值佛世乃至不悟無上菩提舍利子
是名菩薩成就第四損減之法
復次舍利子在家菩薩依止國王及
諸大臣乃至富貴有自在者行弊惡
行恃為勢力譏訶毀罵輕蔑戲弄無
量衆生舍利子在家菩薩以成就此
語惡行故速能招集諸惡趣報不值
佛世不遇善友不得無難失壞善根

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不能
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是名菩薩成
就第五損減之法尒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頌曰

菩薩成就五種法　如是智慧无增長
既不速疾見如来　亦不逢事人中上
或為王者大師傅　欺詐誑惑諸衆生
由具如斯不善業　不遇世間依怙者
令多有情生怖畏　若納藏財若損害
興造如斯惡業已　終不奉道人中尊
或令諸尼淨戒聚　破壞摧滅生悲苦
當離无量億如来　叵得成就諸無難
於其父母妻子等　障导不令修法行
又障聽聞於正法　速感愚癡覆蔽果
若人猒世樂出家　便致拘執緣留导
當離無量㝡勝尊　叵得成就諸無難
若有聽聞如是法　所謂讚說住空閑
便生不忍忿恚心　謗毀謂為非法說
謗毀如是正法已　常住生盲大劇苦
一切重障罪業中　方斯十六不及一
彼難奉見諸如来　設見不能懷信敬
受女黃門生盲身　又受駝驢猪狗等
若有於佛及菩薩　深生殷重愛敬心

遠離一切障㝵已　相續修行賢聖道
父母妻子眷屬等　恒樂安勤正法中
衆生猒世求出家　讚美勸助令其果
若處眷屬正法中　當速往登賢善趣
有能讚勸出家者　速悟無上佛菩提

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辟如餓狗慞惶緣路遇值瓅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齩或䑛或齧或吮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刹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来遊此路時此餓狗遥見彼来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来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

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
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
者應為餘事豈復求此無肉赤塗之
骨瑣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
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
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現牙
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
貪著美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
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
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苾芻於
他施主勤習家慳躭著屎尿妄貽纏
裹雖值如是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
修正撿此之苾芻我說其行如前癡
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
息故專思此事為如是等諸惡苾芻
說此譬喻

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為欲
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
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
於己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
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
諸苾芻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為癡丈
夫為活命者為守財穀奴僕隸者為

重世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
者為求妄想貪嗜悪肉起慳嫉者舍
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苾蒭
先至他家不應見餘苾蒭而生嫉妬
若有苾蒭違我法教見餘苾蒭或作
是言此施主家先為我識汝從何来
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為親密調譴
交顧汝從何来輙相侵奪舍利子以
何等故彼慳苾蒭於後来者偏生嫉
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
卧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
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物施後
来者由如是故即此苾蒭於施主家
起三重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苾蒭
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
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
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苾
蒭於後来人發三悪言一者說住處
過以諸悪事增益其家令後苾蒭心
不樂住二者於後苾蒭所有實言反
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
有微隙對衆治舉舍利子如是苾蒭
於他施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

白法永盡無遺
[illegible]
復次舍利子若有苾芻住家慳者我
說是人為不善者則為棄捨菩提資
粮又為不能隨逐安住律儀菩薩修
正法者又舍利子如是種相我更當
說乃往昔時過於無數廣大無量不
可思議阿僧企耶劫有佛出世名勝
現王如来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
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
薄伽梵彼佛住壽九十拘胝歲聲聞
衆會九十拘胝那庾多皆是大阿羅
漢諸漏已盡乃至一切得心自在第
一究竟舍利子當於尒時有大長者
名為善擇其家巨富多饒財寶資產
僮僕無不充遍有二子一名律儀二
名住律儀年在幼稚容貌端正淨色
圓滿衆人喜見舍利子時勝現王如
来應正等覺於晨朝時服衣持鉢大
苾芻僧左右翼從彼佛世尊居僧上
首為福利故現乞食法入彼長者所
住大城威儀庠序諸根寂定心意恬
怕遠得調順奢摩他及獲第一調順
奢摩他修攝諸根如大龍為澄靜無

濁如深泉池盛德巍巍如金樓觀色
相超挺如紫金山又如大海衆寶充
盈如帝釋主諸天圍遶如大梵王心
慮寂靜舍利子彼薄伽梵有如是等
威相莊嚴長者二子當於尒時在重
閣上遥觀勝現王佛從遠而來容貌
威嚴色像第一發歡喜心嘆未曾有
舍利子彼住律儀童子以先觀佛喜
踊內心白其兄曰從生已來兄頗曾
見如是端嚴含靈王不兄報弟曰我
從生來實未曾見如是端嚴含靈中
王弟白兄言如我惟忖於未來世定
當作是含靈中王舍利子尒時住律
儀童子即為其兄而說頌曰

如律儀兄今所見　我於當來定如是
大苾芻衆所圍遶　當復倍勝於今日
求菩提道因緣故　當捨不噉諸飲食
兄既樂居牢獄中　我意決定當超勝
如是一切衆生尊　譬等衆星之滿月
誰有見斯不生信　而樂居家不出離

舍利子尒時律儀童子即以伽他報
其弟曰

弟當且止勿高聲　非但語言使遂事

我豈當發世語言　試誰在先成正覺

舍利子尒時住律儀童子復以伽他

白其兄曰

如是無上菩提道　非但弊鄙慳心證
我當發大賢善聲　決定成佛人中上
夫懷慳者相如是　資產不欲令他知
今我豈復守沉默　尚捨身命況財寶
我以家資咸布施　為求菩提道因緣
及以兄分家財寶　盡施佛田深敬故
誰見如是最勝尊　具三十二妙相者
而不發願趣菩提　唯除具諸下劣見
所有家宅及財寶　父母并諸眷屬等
我當一切皆捨離　速往善逝如來所
為世依怙作光明　照世慈尊極難遇
百千拘胝那庾劫　如是勝相甚難聞
我見世尊入王都　大苾芻僧所圍遶
如盛滿月在清天　流光洞照諸依地
我見世尊遊四衢　周遍莊嚴於一切
猶彼具足千光日　獨滿虛空常遍照
我見世尊居衆首　莊嚴顯發苾芻僧
如彼蘇迷盧山王　暎諸寶山悉嚴麗
如來威光極熾盛　通照此土諸羣生
圓成妙相兩足尊　榮光瑩飾諸大衆

如来住大神通力　善御天龍非人等
復興無量種變現　為衆生故入王都
誰見如斯正法主　三十二相大莊嚴
而復希趣下劣乘　唯除不肖愚闇者
我今欲覲人中尊　發生難得清淨信
為利含識趣菩提　要當往覲如来所

舍利子尒時律儀童子又以伽他報其弟曰

我於途路非懈怠　而不逮往如来所
待我下斯重閣已　當出外宇諦思惟
宜應捐捨於我想　又不顧惜吾身命
及求最上丈夫智　尒乃往詣如来所
父母家宅及財寶　於如是等生重愛
我今一時皆棄捨　尒乃往詣如来所
若有欲願當成佛　又深愛樂如来者
宜速捐諸珎寶聚　捨離家法趣非家

舍利子尒時住律儀童子聞是語已即於閣上下其階道將往勝現王如来應正等覺所未至之頃其兄律儀又從重閣速疾而下馳詣佛所脩敬已訖時住律儀後乃方至尒時律儀兄童子即以十億無價寶衣奉獻如来又於佛前而說頌曰

我今不求於妙相　奉施如來无價衣
唯願當來所獲報　如今世尊等無異
一切含靈中最勝　一切妙法善安住
唯願當來所獲報　如今世尊等无異
具足無上智慧藏　諸力正勤善安住
三十二相身所持　願速當成人中上
成就諸佛十種力　四無所畏善安住
唯願當來所獲報　如今世尊等无異
如佛所知真淨法　唯佛善住皆明照
願賜演通如是法　令我速悟上菩提
我今不求妙色相　奉佛无價勝上衣
唯希寂靜妙菩提　為利諸天世間故
如來所住微妙法　一切異論無傾動
我今為求如是法　敢施无價勝上衣
諸法無生无老病　亦无憂愁悲嘆等
願為開斯寂靜法　導利諸天世間故
若法无有貪瞋癡　亦無諸慢及渴愛
願說菩提與佛性　無為清涼甘露法
若法如來所安住　為天龍等深敬礼
或有思慮或無思　願為開斯寂靜法
佛住是處能通照　无量四方諸佛土
如發大焰深暗中　願證如斯等甘露
若諸一切愛無愛　性常不依於欲界

色無色界亦无依　願說如斯勝妙法
舍利子尒時住律儀童子聞兄律儀
說是頌已便以一具新妙寶履奉施
勝現王如来即於佛前說伽他曰
願我當為諸羣生　為救為趣為依舍
更不履踐於邪徑　恒導羣迷說正路
願常不習諸貪欲　此乃愚夫之所行
永離一切有為法　恒值如来出興世
既逢明照世間者　便應供養兩足尊
勤求無上佛菩提　為利一切羣生故
當以无量香花鬘　高妙幢幡諸寶蓋
奉獻龍中之大龍　為利一切羣生故
復以種種上衣服　卧具飲食諸醫藥
俱持奉獻佛世尊　為利一切羣生故
擊大小鼓吹鑼貝　及奏簫管清歌等
俱持奉獻照世尊　為利一切羣生故
厚味種種極淳濃　世間微妙所珍尚
俱持奉獻救世尊　為利一切羣生故
廣行如是供養已　利益無量諸群生
我於尒時便出家　精勵勤修於梵行
當安住斯八妙道　復安無量億衆生
願我為諸有識依　常不履於邪曲徑
衆聖訶毀極下劣　所謂婬欲我能捐

又當棄捐諸放逸　於不放逸恒修學
願我永不生衆難　常得生諸淨信家
生生常見人中尊　見已於佛生深信
既生信已修恭敬　以妙花鬘及塗香
種種音樂供養已　為求諸佛深智慧
如是廣修諸供養　乃經無量拘胝劫
永斷欲法捨居家　精勤奉修清淨行

舍利子尒時住律儀童子說是頌已即於所讚勝現王如来之處為彼如来以赤栴檀建立道場高花綺飾四踰繕那縱廣莊嚴備諸彫麗尒時童子既立道場莊嚴成就即以奉施彼佛世尊又於佛前而說頌曰

佛所安住四種住　往昔冣勝所稱譽
我今欣求如是住　唯願善逝慈哀許
若有安住是所住　心常了知无量衆
及知過去未来生　我今欣求如是住
若住是住至究竟　四種正勝四神足
及四冣勝無导辯　我今欣求如是住

舍利子尒時薄伽梵勝現王如来哀愍童子受其所獻上勝道場與苾蒭僧入中居止時彼童子既覩如来及苾蒭僧受其施故心大歡喜踊躍無

量又以種種上妙供具而為供養信
施恭敬尊重讚歎於半月間中无斷
絶過是已後便於佛前除去鬚髮被
袈裟衣以淨信心捨棄家法趣於非
家專志精勤求諸善法舍利子時二
童子求善法已心正了知於佛菩提
俱發弘誓其兄律儀作是誓言願我
最先成等正覺其佛名曰世間依怙
放大光明其弟住律儀者又發誓言
願我最先成等正覺其佛名曰大導
商主天人中尊舍利子尒時律儀童
子菩薩摩訶薩作是願已即於勝現
王如來前合掌而立大誓莊嚴說伽
他曰
我當不復更安坐　亦無倚身眠臥
專精勤求菩提道　為利一切羣生故
我當不觀身與命　常捨嬾惰勤精進
悉求上妙菩提道　為利一切羣生故
假使血肉都乾竭　皮骨筋脉皆枯燥
要捨懈怠及身命　精勤為趣上菩提
舍利子尒時住律儀童子菩薩摩訶
薩聞兄律儀童子菩薩摩訶薩發是
願已歡喜踊躍即於其前說伽他曰

今當共契同和好　修行無上菩提行
與發最勝勤精進　為利一切羣生故
我今薄濟於身命　隨彼血肉皆枯燥
發于精進隨覺學　為求無上菩提故
我當獨處住空閑　山野林中勤精進
常求微妙最勝智　隨住莊嚴大法王

尒時佛告舍利子彼過去世勝現王如來法中律儀童子菩薩摩訶薩與住律儀童子菩薩摩訶薩於彼佛所發大弘誓行毗利耶波羅蜜多故精勤不懈修行正道舍利子彼二菩薩行精進時於千歲中乃至未曾始彈指頃被於睡眠之所逼奪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欲臥息心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欲樂坐心於千歲中未曾一返屈身蹲踞唯除便利若食飲時便就住立於千歲中未曾再食日止一食食止一摶飲水一器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欣樂食心如謂我今擬為飢渴願當療得如是等念初無有生於千歲中未曾一返過量飲噉於千歲中未曾起念稱量飲食此鹹此淡此甘此苦辛酢美惡初无興慮於千歲中

每乞食時一心正念未曾觀彼授食
人面不生是念誰與我食為丈夫耶
為婦人耶乃至童男童女皆不瞻視
於千歲中居止樹下未曾仰面觀於
樹相於千歲中所著衣服未曾再易
於千歲中未曾一念起於欲覺恚覺
害覺於千歲中未曾起念緣親里覺
若父若母兄弟姊妹及餘眷屬皆不
緣念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於所居家
發恩覺心於千歲中未曾起念仰觀
虛空日月星宿雲霞等色於千歲中
未曾起念以身依倚若壁若樹於千
歲中未曾起念以諸蘇油用塗支體
於千歲中未曾起念身心驚怖於千
歲中未曾起念身心疲倦於千歲中
未曾起念懈怠嬾惰放逸之心唯與
是念我今修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何時當證何時當得於千歲中未
曾一返身心痛惱於千歲中未曾起
念我欲剃髮唯除四天大王時來頭
上以其神力手摩持去於彼天宮起
塔諸波衆寶莊嚴而為供養於千歲
中雖有天王若來若去而心都無恭

来之想於千歲中未曾起念徙陰影
處至光景處從炎熱處至清涼處於
千歲中於嚴寒時未曾起念覆厚煖
衣而取溫適於千歲中未曾起念論
說世間無益之語舍利子是二菩薩
於千歲中行如是等堅固精進時有
惡魔名愚癡念如我今者出現世間
有惡魔羅愚癡念者舍利子彼時惡
魔興壞亂故於律儀菩薩所經行道
仰布利刀遍其行處尒時律儀菩薩
於彼刀道微失本心生利刃想適生
想已便即追悔發大音聲再返唱言
咄哉奇事我今如何住於放逸舍利
子時彼菩薩所發音聲遍告三千大千
世界於上空中有百千拘胝天魔徒
黨聞是菩薩憶念音聲即共同時語
菩薩言如汝今者普告之聲深為善
說深為善說舍利子如是天聲唯律
儀聞彼住律儀於諸天聲及此菩薩
普告大聲初不聞之尒時律儀菩薩
聞天語已奮發堅固大精進欲復前
經行再轉其心不緣刀刃舍利子時
彼菩薩摩訶薩降魔怨已住如是威

儀行如是妙行修如是道迹起如是
大悲興發如是勇猛精進未曾休廢
復次舍利子彼二大士於彼法中行
毗利耶波羅蜜多故俱成就是威儀
行迹大悲勇猛又於千歲住空閑林
修佛隨念過是已後勝現王如来方
入涅槃尒時諸天便来告曰善男子
豈不知耶如来今者已般涅槃時二
大士既聞天告即便往詣勝現王如
来涅槃林所既到彼已合掌而立瞻
仰如来目未曾捨極懷戀慕深生敬
重作是念言如来出世大慈悲者覆
護衆生同於舍宅如何一旦遽般涅槃
令我等類無依无怙舍利子是二大
士並如来前深懷戀仰七日七夜足
不移處不勝哀感遂並命終往生梵
世既受梵身得宿智力以大神通從
上来下至涅槃會為勝現王如来應
正等覺所有舍利起窣堵波珎寶妙
物極世莊嚴四十千歲方得成就以
諸輪蓋安施其上舍利子時二菩薩
為彼如来起窣堵波已心大歡喜合
掌而立觀其福相倍加欣慶如是又

經七十千歲方始致礼因尒命終復生贍部洲中大轉輪王家處太后胎舍利子彼初生已便憶過去所經諸事作如是言我於今者應當安住寂上第一不放逸法復以伽他而自誠曰

我今生處輪王家　廣大財食皆如意
於極放逸當捐捨　勤求无上佛菩提
財寶色欲及王位　無常迅速須臾頃
智者於斯不欣樂　勤求上妙佛菩提
若於財寶不生樂　為利含識證菩提
應疾捨欲求出家　修行勝妙諸梵行
我昔過去无量劫　躭滯五欲為功德
若生天上及人中　未曾於彼生知猒
故應捨欲及王位　父母眷屬諸財寶
及捨國城大軍衆　出家勤求證菩提

舍利子時彼菩薩身相端正如十六少童不樂俗綱常思過患即剃鬚髮服袈裟衣以清淨信棄捨家法趣於非家二十千歲勤修梵行後命終已復生梵世於彼壽盡還生贍部舍利子當於尒時於贍部洲有佛出世名曰妙香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无上丈夫調御士天人

師佛薄伽梵時彼菩薩既遇佛已即
於法中剃除鬚髮服袈裟衣以清淨
信棄捨家法趣於非家滿拘胝歲修
行梵行如是次第十千如来出現於
世律儀菩薩皆得值遇於諸佛所殖
衆德本常勤精進修行梵行彼住律
儀菩薩常與其兄同生一處修諸聖
道唯於一佛不修梵行以是因故律
儀菩薩先得成佛出現於世名曰熾
然精進如来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
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
佛薄伽梵住世教化經九十拘胝歲
聲聞大衆有九十那庾多共會說法
舍利子熾然精進如来興世之時彼
住律儀菩薩為轉輪王威加四域福
德所被於熾然精進如来極起深信
以種種上妙衣服餚饍飲食病緣醫
藥什物衆具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
三月中奉獻彼佛及苾芻僧舍利子
尒時熾然精進如来應正等覺雖受
供養為欲覺悟彼輪王故令其憶念
說伽他曰
若為證得諸佛法　勇猛精進最為上

貪著五欲諸含生　凡有所求難果遂
若求義利於五欲　智者當知无義利
汝今處在無義中　求勝義利不可得
我昔與汝為兄弟　俱發弘誓趣菩提
尒時竟列至誠言　誰速在初成正覺
今汝見我證菩提　轉勝梵輪於大衆
汝猶沉溺五欲家　淫荒女色恒守護
過去諸佛常宣說　智者不應保樂欲
是故我恒勤遠離　曽未追求行放逸
汝攝惡慧行无義　汝常安住無義業
欲法引苦汝長迷　離欲清淨聖所讚

舍利子時彼輪王聞熾然精進如来說伽他已生大覺悟深見欲過希求出家竟不辭諸妻子眷屬長者儕輩大小諸王亦不顧戀國邑人民財寶府藏即從坐起往如来前一心合掌說伽他曰

我當悉捨於家國　要往空閑至命終
寧使肌肉並乾枯　為佛菩提因緣故
復當勇猛大精進　利益无量諸羣生
棄捨家法趣非家　當住虛靜無為處
不欣緣附於五欲　弊惡誑惑彼愚夫
由我陷沒欲泥中　數使捲面而隨後

諸欲財寶及王位　一切一時皆棄捨
即於如来聖教中　專務精修無上道
誰有智者當親附　誰行學藏有為行
令我修行精進已　不速成佛躭諸欲
是故我捨諸欲樂　王位財寶皆除斷
要歸佛教趣非家　為佛菩提因緣故

舍利子尒時輪王說伽他已即於熾然精進佛所剃除鬚髮服袈裟衣以淨信心棄捨家法趣非家道往空靜處勤修梵行於時復有六十拘胝百千衆生聞彼輪王出家學道亦懷淨信除捨俗相隨王出家修諸梵行舍利子時熾然精進如来處世垂化久乃涅槃輪王苾蒭見佛滅度悲感充塞奉接如来遺身舍利起窣堵波嚴飾供養其後不久便致命終生覩史多天受天報盡還生贍部洲中即於是劫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曰妙行如来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其佛住世滿拘胝歲聲聞弟子有拘胝那庾多而共集會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乃至一切心得自

在已到究竟第一彼岸妙行如来安
住百千菩薩摩訶薩令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又為無量无
數諸衆生等宣揚妙法所應作已入
般涅槃正法住世經餘一劫流布舍
利饒益衆生亦如我今般涅槃後舍
利廣流等無有異
尒時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
毗利耶波羅蜜多故安住正勤行菩
薩道應當依隨律儀菩薩摩訶薩修
學勇猛無倦精進波羅蜜多不應依
附彼枯骨瑣住慳衆生而為修學舍
利子若有菩薩樂求菩提不應他家
而生慳恡若復失念起慳恡時應樂
觀察三種怖畏何等為三謂於他家
數致来往或因乞食或復談話纏綿
不已遂成親好見彼第二賢善苾芻
以貪著故便生慳嫉或時微起一念
恚心不相隨順由是縁故當知攝受
地獄諸苦業道當知下生盲種於其
心田當知生邊地業具足攝受舍利
子我今為汝更說其相謂彼菩薩見
諸賢善清淨苾芻来至其所輙生嫉

姤瞋恚之心內雖忿結而外現清白
與交言論心乃慳悋而身恒將遇隨
事供擬或私處隱屏怒眼視之或以
不實事用加誣謗舍利子以是因緣
如是菩薩當知攝受地獄業道生盲
種子殖其中心雖生人道復在邊地
遭諸苦楚受生盲報多被誹謗為他
役使晝夜辛勤初无停息舍利子若
諸菩薩設於他家起慳嫉時應思惟
此三種怖畏尒時如來說是語已長
老舍利子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
也是諸菩薩摩訶薩極為希有乃能
善遇如來說是家慳出要之法善哉
世尊願為我等諸聲聞衆說正法要
離家慳相所以者何我等於佛法中
非為不願脫於地獄生盲邊地誹謗
異報常願生於中國人趣我等聲聞
深欲樂聞離家慳法唯願世尊捨無
緣愍不捨我等必為宣說
尒時佛告舍利子善哉善哉舍利子
甚為希有汝等乃能往無諂請問
如來如是之義諦聽諦聽當為汝說
舍利子若有衆生欲隨如來修學佛

法我當為彼如應顯說何以故以諸
衆生能隨佛學如来不違彼意必現
其前而為說故又舍利子若有衆生
不樂隨佛修學正法若為彼說是人
聞已則當成立鬪諍根本舍利子如
是成就淨信菩薩摩訶薩行毗利耶
波羅蜜多故於諸佛法廣生淨信長
久大夜常樂觀察為欲救濟沉溺衆
生故往如来所殷勤鄭重諮疑問義
凡所敷演樂欲聽聞既聞法已復獲
廣大清淨深信歡喜踊躍倍加精進
受持正法如說修行又舍利子當来
之世我諸弟子少有苾蒭深心希樂
趣般涅槃寂靜之法多依三事以為
常業何等為三一者常憙追求世間
名利二者貪樂朋黨追求食家往還
不絕三者憙樂追求花飾房宇財積
財冨什物資具是名依止追求三事
舍利子是諸苾蒭以依如是三種事
故終不解脫三種惡趣舍利子如是
苾蒭不樂解脫地獄傍生焰魔鬼趣
而返憙樂勤修滅盡趣天道法又常
勤修相言鬪訟譏刺離間諍論之事

復樂攝受心不淨信諸惡友等捨空
靜林依泊村落白衣俗人而為朋翼
舍利子諸在家者作如是言如是長
老數来我家與我同好我當供給施
其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餘資
具彼住空閑諸長老等既於俗人素
無周接我等如何與之言問以此事
故是諸苾芻與在家者轉相親狎更
互談說但叙世事繁雜戲論舍利子
是惡苾芻樂共無良之人同止遊涉
久著住處曾无移轉多覓朋黨及多
食家數數瞻視躬行慶弔由此事故
寄懷親愛設有客苾芻来都無供給
先行毀呰非法之言而客苾芻實是
賢聖是惡苾芻亦不稱說汝為多聞
具戒清淨汝是預流一来不還阿羅
漢果如是等言全不稱說舍利子是
惡苾芻在我法中不修我法更無餘
事唯樂毀呰訶罵不息舍利子彼諸
俗人為朋黨者又作是言諸客苾芻
未曾與我共住久處周旋還往舊住
苾芻與我久住情事相委通致使命
經理緣務以是義故我當與諸舊住

苾蒭共相護恡假為威勢舍利子以是等故諸惡苾蒭於是經典若解不解一切時中皆恚誹謗毀呰不信又舍利子若復有人聽聞如来所說經典如是文句差別法門常樂聽聞聞便信解无疑惑者必能捨離如是衆生及捨應往惡趣之業如是舍利子修行無倦精進菩薩摩訶薩聽聞如是慳嫉等相往惡趣業既聞是已便不自行家慳等事況復為他開示此法舍利子如是名為菩薩摩訶薩精勤無倦修行毗利耶波羅蜜多應如是學

大寶積經卷第四十七

庚子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